



拜經日記第三

武進臧氏



少司寇王德甫云周禮所言封建與孟子不合而王制反與孟子合鄭康成注記又以王制為殷法蓋周禮乃元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書其作最後時四第向化海宇遼闊故侯國之封頗廣而武王初定天下九州尚狹惟襲用殷法未遑制作及戰國而羣侯吞併地皆千里以上又大踰成王周公之制因惡周禮之妨已而滅去之成周盛典蕩然無存而周初武王所承用殷法依然無恙孟子因據以荅北宮錡之問故與周禮不合與王制合也案此能參合周官王制孟

拜經日記第三

武進臧氏

少司寇王德甫云周禮所言封建與孟子不合而王制反與孟子合鄭康成注記又以王制為殷法蓋周禮乃元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書其作最後時四弟向化海宇遼闊故侯國之封頗廣而武王初定天下九州尚狹惟襲用殷法未遑制作及戰國而羣侯吞併地皆千里以上又大踰成王周公之制因惡周禮之妨已而滅去之成周盛典蕩然無存而周初武王所承用殷法依然無恙孟子因據以荅北宮錡之問故與周禮不合與王制合也案此能參合周官王制孟

子鄭氏而彌縫其闕可謂精善

公羊文十三年傳周禮公盛注盛者新穀魯公燾注
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者注廩者連新於陳
上財令半衍當相連爾疏云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
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穀可半平廩謂全是故穀
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稀
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釋
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
言為其慎於無衍當陽鄭云慎讀如羣公漁之漁古書
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慎漁雜也或據

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

羣公漁案說文五下音愛濇也從來从向向即廩正

字爾雅釋言廩鮮作鮮也釋文引舍人注云廩少

鮮也釋名釋宮室廩於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

中也是廩為鮮少者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

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所聞之世廩廩近升平治

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

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義合可證廩字無誤德清許

廩云漢史循吏傳序此廩廩庶幾揖讓君子之遺風
矣廩廩字與何邵公義同師古釋廩廩為有風采誤
矣公羊有嚴顏二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

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濂濂古讀如廉濂聲相近故文異濂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此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為衍文燾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燾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

宋洪氏邁容齋續筆載周蜀九經三史等題銜款式及分書人姓氏頗詳委茲錄之可略見古書真面目也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

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部嶧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監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

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唯三傳至皇佑元年方
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
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
御名或經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闕畫蜀三傳後
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况銜大書為
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官外
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况今雖執政作牧
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據音義南學為多間載北方學
者之說則稱壯以別之如天官醢人苑下云音卯壯

人音柳落下云音迨當徒來反沈云壯人音禿改案
伯瞽矇怵懼下云勅律反壯本作休考工玉人鹿車
繹下云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即音非也案壯俗猶
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鏞堂案說文
柳叶聲而非从卯是卯柳同聲北人音卯為柳此古
音也鄭仲師引國語怵懼字案楚語叔時曰教之春
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為
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韋宏嗣注休嘉
也動行也蓋聳善所以勸之抑惡所以戒之昭明德
所以休嘉之廢幽昏所以恐懼之鄭韋所據國語正

同陸德明賈公彥作怵直形近之譌惜未知足從北本也陸引北俗語以證劉音之未失劉昌宗其本北音乎陸於北學蓋未深究故引俗語證之猶若下載北音禿改反必述沈重之言也

漢書藝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又明堂陰陽說五篇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太平御覽引明堂陰陽說初未解陰陽二字所本布衣鈕匪石樹玉云漢書魏相傳稱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下云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是月令本諸易義故云明堂陰陽蔡

伯喈論日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

王輔嗣注易頤初九云夬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此見道之言士君子守身之法稍違之未有不遇辱者也夫辱及一身猶小焉者然孰非人子孰無父母曲禮記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注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案康成夜行之說特以其淺者言之耳暗室屋漏之中時時自省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不

闇之精義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禮哀圍敗賈疏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作圍敗案此經上下文若死亡凶札禍哉寇亂皆重字不應此句獨作國敗蓋馬季長訓敗為國見敗於人因以經亦誤作國敗其實必同為圍字

嘗見毛子晉所藏宋雕左氏釋文一卷較之葉林宗影寫本更善如定十四年檇李檇作椎兩此漢魏以來俗作故陸云依說文从木言當作檇為正也乃葉本及通志堂徐本俱大書檇字則陸語為贅矣哀八

下四

年水茲音玄本亦作滋子絲反因正作茲或作滋故陸氏隨字為音說文玄部云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德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亦合乃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並作茲字徐本覺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茲作水滋非特失漢唐相傳之舊且乖陸氏之音矣而此皆不誤每葉魚尾上有大若干字小若干字卷末有摠計經若干字注經字彙唐宗校勘定式而此卷摠數葉抄遺落徐本亦闕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寔失其真矣

禮記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作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學士盧召弓云高注大割殺牲也則本無牲字可知鏞堂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月令云呂割下有牲字是宗本呂令原有牲字詩七月正義引月令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又初學記四歲時部引禮記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是可證戴令與呂覽同有牲字且鄭康成注記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亦似本有牲字

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作參分云七南反

本又作三案梁皇侃義疏本作參分疏云參三也又文選班孟堅典引李善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見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分且古經傳參三字多作參自宋初邢昺撰疏定作三字後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後漢書伏湛傳云所故參分天下以重人命俟時而動而有其二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作導皇侃本作導朱子集注作道云去聲治也顧子明云說文走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寸部導導引也从寸道聲二字義異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故道為道德字導引所

以趨歸善故導訓治書禹貢維淄其道沱潛既道等
字孔傳意作路導所及岐導河積石等字孔意訓為
治論語此注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苞氏導治
也據皇本是當作導為正矣鑄堂案作道訓治必讀為
導方可集注去聲正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
道惟留其道沱灑既道師古注皆云一說道讀曰導
治也可證又為政篇道之以政釋文音導皇本作導
余弟和貴云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云
所謂導之以政李賢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
云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云皆論語之言也文選范
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
刑者乎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論語導
之以政又八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其言詩顯與毛
異蓋本魯申公遺說文選注載騶虞鹿鳴二事王伯
厚詩考於鹿鳴篇錄文選注然僅存數語遠遜御覽
之完善今記此以為誦讀之助騶虞者即國之女所
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儀廢弛強凌弱

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
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儀歎傷所處而不達時於
是援琴而歌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蔽
素飧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主之制能治人
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于田今賢者引退伐木小
人在位食祿恣珍竒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
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
之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
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
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

周道凌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
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
得甘美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
以刺之故曰鹿鳴也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
賢居任也疑衰亂之世君無迫不可匡輔依違成風
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尚書虞書正義曰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
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
岵夷為宅岵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剝

則剗剗云臚宮剗剗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言鄭注不同於

夏侯崇夏侯經二十九卷古文增多十六卷其二十

九卷與夏侯同鄭注古文但注二十九卷未注增多

之卷故云篇與夏侯等同經字多異者鄭為古文自

不同於夏侯等今文故下歷陳夏侯等書之異以見

鄭注古文不異之同所以明鄭為賈馬之學也正義

證今文之異而先提明夏侯等書四字於文法本自

顯然乃閻百詩尚書疏證誤讀正義謂夏侯等書宅

岵夷鄭為宅岵鐵下昧谷等並放此倒置古今誣妄

穿鑿近之言尚書並襲其謬惟金壇段氏尚書撰異

與余印合茲條為之析以證明二家同異云

釋文岵夷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禹錡史記索隱夏

本紀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說文土部云

岵岵夷在冀州暢谷立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

尚書曰宅岵岵山部云暢暢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

曰岵錡暢谷也又岵封岵之山在吳楚之間汪芒之

國从山禺聲案錢曉徵說許叔重傳書曰者孔氏古

文不傳書曰而直載書詞者歐陽夏侯是古文尚書

作宅岵夷今文尚書作宅岵錡古文岵从土為本字

今文岵从山假作封岵山字或省作禺尚書考靈曜

及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今文故俱作禹
五帝本紀作郁此又是今文之異蓋既有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故三家之中互有不同陸德明云史記作
禹鑄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作嶠夷俗人以
尚書改耳毛本注疏鐵字宋板正義作嶠據說文釋
文二書嶠必鑄字之譌鄭注禮記月令引今尚書曰
分命羲仲宅嵎嵎夷也夷字亦當為鑄史記索隱作
鐵與毛本正合說文金部鑄為古文鐵是鑄鐵同字
也尚書之有古文今文猶云舊本新本耳非論字之
古今故鄭經嘗有今字夏侯等書亦有古文如鑄文

為古文鐵此即今文字中之古字也然則夏侯等之
為宅嶠鐵可無疑矣又據說文古文尚書作陽谷今
文尚書作陽谷而史記作湯谷者又見淮南子此亦
歐陽大小夏侯之異也

○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載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
因云古大篆耶字讀當為柳古柳耶同字而以為昧
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誤莫大焉尚書大傳秋祀柳穀
華山鄭注云柳聚也周禮縫人注康成引書度西曰
柳穀賈疏云伏生書柳文史記五帝本紀申命和仲
居西土曰昧谷裴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柳谷案虞

仲翔之奏知虞氏所見古文尚書本作非谷虞意非
柝同字且今文尚書正作柝謂非當讀為柝鄭讀為
昧故以為誤考說文云非冒也莫能切酉就也與久死切
古文酉从非非為春門萬物已出非為秋門萬物已
入一非閉門象也是古文尚書作非者取秋時閉門
之象萬物已入之意義本精實而鄭氏讀為昧者說
文日部云昧闇也門部云闇閉門也則昧與非義同
非从非與昧聲又相近若古文非世所不習學者多
聞昧寡聞非因轉為昧以便人易曉改其讀而不易
其義也至今文柝字論其本訓非柝原同鄭注書傳

訓柝為聚亦與萬物已入義相同同近然說文以為小
楊故加水旁別之核之古文特同聲假借字耳鄭所
以不從乃虞氏反欲讀非為柝是不能通知古義而
徒以今文讀之也已誤實甚而妄議鄭為誤此真違
不知蓋闕之義矣然因是而知古文經本作非鄭以
為昧當具於注云非讀為昧而不易經字今竟作昧
必偽孔從鄭義所改如黎民阻饑本作阻飢鄭注云
阻讀曰阻據宋板而孔本竟改作阻訓為難可取以
證也尚書大傳伏生今文也而作柝穀故鄭注周禮
引柝穀賈疏以為伏生書太史公亦從今文作柝後

人以偽孔改之幸徐氏所見舊本尚作柳然已不能
定從之矣而鄭為昧谷夏侯等為柳谷尚何疑哉
三國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云今
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冲魏
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
歷試也宋洪适隸釋五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
揚歷案孔疏憂賢揚者字之譌也當為優賢揚歷古
文尚書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
文尚書作今予其敷優賢揚歷句告爾百姓於朕志
合心腹為優字以腎腸為賢揚又歷字上屬蓋謂今

余布優賢之典歷試衆職告爾百官以我志也義亦
可通然文恐因形聲相近而誤當以賈馬之學為正
漢世今文甚盛古學希少故唐扶頌左思賦管寧傳
皆本今文為說偽孔傳此云布心腹言輸成于百官
以告志核之於經允協安知非本諸鄭義裴松之所
云與今文與孔氏言夏侯等書正相印合是可證鄭
注古文之作心腹腎腸矣

堯典流宥五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見五帝本

紀集呂刑訓夏贖刑墨辟劓剕宮辟大辟周禮司
刑掌五刑之灋墨非劓罪宮罪剕罪殺罪鄭注周改

臙作刑又引書傳曰其刑臙賈疏曰臙本苗民虐刑
書傳曰臙者舉本名也公羊襄二十九年何注云古
者肉刑墨劓臙宮大辟而五徐彥疏引鄭駁異義云
臙陶改臙為腓呂刑有刑周改腓為刑說文支部云
斲去陰之刑也以支蜀聲周書曰刑劓斲黥案此經
言苗民作虐刑而首曰臙乃臙之名所由本伏生書
大傳何邵公公羊注鄭康成司刑注及駁五經異義
凡言臙者皆本此經夏侯等今文最是也而古文作
刑者蓋臙腓刑三事皆足刑對文雖異散言皆通說
文足部及爾雅釋詁云腓跳也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

志載此經刑俱作臙故臙陶改臙為刑周改刑為刑
今文作臙舉其本名古文作刑以周法言之也凡同
一書而文駁者非形聲之異即義本可通作臙作刑
文異而義合作刑則大相乖舛今文雖與經傳合而
古文不可通矣乃偽孔作刑訓為截耳夫此經五辟
及司刑五罪皆同而無耳刑可見作刑之不足信幸
說文引書刑劓斲黥知孔氏真古文本作刑劓今改
刑而字又倒置疏引鄭注云刑斲耳劓截鼻亦劓字
在下與說文同疑鄭亦作刑注斲耳本作斲足正義
欲扶孔抑鄭遂順孔以改鄭如堯典昧谷鄭作耶谷

而正義因孔改昧字遂云鄭作昧谷經尚如此而况
注乎疏又引鄭注云大為此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
皋陶之為是鄭意以苗民用刑特深刻有異皋陶之
明允耳其五刑之制原同皋陶皋陶五刑無刑則苗
民亦無刑也蓋嘗綜核之言五刑者尚書呂刑與周
禮秋官各二而無不同呂文刑古文曰刑今文曰臍
即下文之臍也古文曰斨今文曰宮即下文之宮也
古文曰割今文曰庶割庶讀為煮見秋官庶氏注即下文之墨也
今文曰割頭古文瀾案即下文之大辟也割則古今
文與下皆同司刑墨割宮與呂刑同刑與古文刑及

今文臍同殺罪與今文割頭及下大辟同掌戮墨割
宮刑與司刑同斨為完體與殺為斨體相反而相當
而為臍臍刑而不為刑諸經更無不同也近之言尚
書者於正義所述古今文皆倒置之蓋因鄭注亡闕
無可取證又不知縫人注所引為今文也至此篇鄭
注猶存并有許氏說文所引逸難以古文為夏侯等
書而因疑臍宮割割頭庶割是下墨辟疑赦五節之
鄭注正義誤牽引之則益違不知蓋闕之義今既證
明五刑之異同而古今文亦瞭然矣
宅西曰昧谷鄭康成注周禮縫人引度西曰柳穀蓋

古文宅字今文多作度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帝
本紀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禹貢降丘宅土風俗通
山澤篇引作降丘度土三危既宅史記真本紀作三
危既度毛詩皇矣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此惟
予度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鎬京
毛詩亦古文也禮記是漢儒所傳為今文猶尚書之
有古今文也許書載古文宅字與度字形相近漢人
遂俱誤作度禮堂按宅度二字音亦相近宅託俱惠
從毛得聲又澤鐸二字亦可見
定字云穀與谷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撰
本穀作谷案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

爰注云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蓋伏生
今文借穀為谷爾雅及崔誤本莊子俱借谷為穀也
此類夏侯等三家不必盡同

今文尚書割頭古文無之案經云惟作五虐之刑不
應述四而遺其一此今文勝於古文者許叔重引云
刑剗斲黥鄭康成注云苗民為此四刑是許鄭所傳
是四事顧子明云經古文是倒句法順讀當云爰始
淫為剗刑椽剗殺戮無辜連殺而言實五案顧說今
文割頭為贅矣

呂氏春秋孟夏紀命大封贊傑僑遂賢良舉長大行

爵出祿必當其位淮南子時則訓依漢制改大封為大尉漢儒傳禮記從之俗本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高氏誘注仲冬命神農將巡功云昔炎帝殖穀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則此亦因大封治西方職為司馬後世因名司馬為大封也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即漢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者

以漢初官制因秦末草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以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鄭康成因大尉秦官而以月令為秦制蓋未考之呂覽歟又案周官大司馬之職進賢興功司勲掌六鄉賞地之寄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遵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及虎賁氏旅賁氏皆屬於司馬所謂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皆其職也禮記曲禮下子一人鄭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案儀禮覲禮伯父寔來予一人

嘉之注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據此則禮記注所引
覲禮乃今文十七篇而非鄭氏校定之本故實來作
寔來予一人作余一人惟嘉之當作賀之而仍作嘉
恐是後人據鄭注本私改實寔予余字淺學者不顯
見其異因得存其真也和貴謂漢人引儀禮多今文
於此尤信

易既濟實受其福禮記坊記作寔受其福

岳氏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
銳字也按說文以為兵器今注中釋為矛屬而陸德
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
作脫字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鑄堂案書

本作銳故釋文音以稅反諸本皆作銳是也越中注
疏正文作脫蓋即銳字之譌說文當本作銳侍臣所
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徐鼎
臣本兌皆作允音余準切蘓子瞻書傳亦據此謂銳
當作銳後蔡仲默從其說岳氏所見之說文似尚作
銳字

沿革例又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啟之注
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為芑有苦葉之芑立謂燔
之炮之炮以文義觀之當云炮之之炮炮之之下逸
一之字既諸本皆然今不敢添案謂逸一之字是也

因炮下有之或疑為衍故刪其一岳見諸本皆然而
不添謹之至也勝於妄為刪補者多矣又故書以土
泡之杜子春讀泡為芑字从廿鄭康成讀泡為炮字
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為芑有苦葉之芑炮字誤也
鄭氏始讀从火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
無疑周禮中此類甚多余嘗假得宋雕小字本及王
伯厚玉海影宋抄釋文互相校勘改正處頗夥

拜經日記卷三

拜經日記卷第四

武進臧氏

矣

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見商咄反而
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失夫商咄至美也至美而
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
知美惡矣高誘注惡醜也案禮記大學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事當本此惡謂體
貌醜惡非言行之善惡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
可以事上帝趙注惡人醜類者也與此惡字正同蓋
子之惡苗之碩皆衆目共見不待察而可知者故以
莫知為偏若內行之善惡莫知益無足怪矣又故好

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即此知美之惡知惡之美二語

經義雜記云詩絲衣不吳不教傳吳諱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謹諱為聲故以娛為諱也定本娛作吳則今作吳是從唐定本孔氏本作不娛又泮水不吳不揚箋吳諱也正義云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諱為聲故以娛為諱也則正義從王肅說為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為不娛經文前後並同毛於前篇訓諱於此不當別解

從鄭為是鏞堂案陸氏釋文絲衣篇本作不娛舊作

云舊如字諱也說文作吳舊皆大言也何承天云

吳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

反作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泮水篇本作不娛舊作鄭

如字諱也王肅誤作又字舊在音話同蓋鄭本毛詩

前後皆作不娛娛樂必謹諱故傳云娛諱也泮水文

同毛好簡無傳箋云娛諱也正用毛義王肅每與鄭

殊見韓魯及毛本或有作吳者因改泮水為吳而讀

為誤謂不過誤有傷以異於鄭其不改絲衣而改泮

水者絲衣傳有明文而泮水則無也肅既自云述毛

學者多為所惑故唐定本前後作吳并肅所未改者亦改之而陸氏則從六朝舊本作娛故於絲衣云舊如字說文作吳於泮水云鄭如字王作吳以別異之孔子氏於絲衣據毛傳為說不從定本於泮水因毛無傳遂用肅義以釋經而別為箋疏仍是作娛且云鄭讀不吳為不娛彼以肅本吳字為據故反以作娛為鄭讀抑知果經作吳鄭讀娛箋必有吳讀為娛四字矣鋪堂因玉林公之說而參知鄭王陸孔異同并校正毛詩音義舊本之譌自信不誤辛亥為學士盧召弓撰經典釋文考證即用斯說而學士未盡從謂

鄭讀吳為娛是本不作娛作字讀吳當作讀虞史記引詩不虞不驚虞娛古通用因改釋文不吳為不以應合下說文作吳等云段若膺又謂毛詩本作吳釋文無誤絲衣云說文作吳者因下文何承天云當為吳吳而設也泮水云作吳者因王音誤嫌字不作吳故重申之也惟丹徒訓導劉端臨以余說為是段先生云說文如字者對何氏開化反而言也說文作吳者對何氏從甲中从火而言也釋可作何吳正義作娛其本不同在東所校非也段泮水之作吳音話同何吳者對何氏從口下大而言也釋文作吳正義作娛其本不同在東所校非也

說文矢部吳姓也又郤也一日吳大言也从矢口徐
錯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
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案詩釋文云不娛說
文作吳吳大言也是必許叔重於吳下引詩不吳不
揚故陸氏知說文作吳若如今本不引詩陸氏不得
輒云說文作吳疑因徐楚金徵詩而節許氏所引以
避複鄭本作娛而許作吳者吳娛聲相近兩家所據
不必盡同王肅改經亦難杜撰余所謂毛本或有作
吳是也然毛鄭云娛譁也許云吳大言也娛樂則謹
譁大言許義原與毛鄭同惟王肅音誤謂不過誤有

傷為臆說耳經義雜記云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驚封
禪書引詩不吳不驚馬而索隱仍作虞字則封禪書乃後
人依毛詩改耳洪适隸釋八衛尉衡方碑云剋長剋君不虞不
揚亦用詩不吳不揚之文鏞堂按虞娛字通孟子謹娛字
作虞詩出其東門聊可與娛釋文云本亦作虞山井鼎七
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正作與虞以史記兩引絲衣不虞
衡方碑一引泮水不虞而見前後娛字兩漢諸儒義無不同
乃王肅獨音泮水為誤益足証其謬矣不特非毛公之義顯與毛
悖且非齊魯韓之義也史記漢碑作虞說文王肅作吳
娛虞皆以吳聲故通公羊定四年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釋文云虞本或作吳音虞
東京賦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山海經作騶吾

藝文類聚文類聚九十四賦道顏賦牛賦曰若乃豪
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疑
鑠鑠雲母良悖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
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駛以相高
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忝飛兔價
齊驥騶太平御覽九百一減彥中驢文曰爰有奇人
西州之馳驅者疑有體質強直稟性沈難聰敏寬
詳高音遠暢真驢疑氏之名駒也右二則可補入賦
氏文獻考

論語八份哀公問社於宰我皇氏義疏陸氏釋文皆

云鄭本作問主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元凱
注引論語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
孔鄭皆以為杜元凱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
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為得也又公羊文二年
傳練主用栗何即公注引論語疏曰鄭氏注云謂社
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
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又禮記祭法正義引五
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纂案從

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案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
之所宜木鄭康成謂社稷者后土田正之神田主者
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哀公問社即問后土之主之
樹故注云主田主謂社也見釋文皇侃疏及初學記二十八鄭之所
注亦是魯論而不用張侯苞成周氏廟主舊說更參
考古論根據周禮以為田主足徵鄭學之闕通矣許
叔重撰五經異義於廟主從周禮說論語則從古本
以為社主是義與鄭同故鄭氏無駁何杜注春秋皆
用魯論株守一家罔知古義學識遠在許鄭之下劉

先伯規過當矣

論語釋文陽貨篇云穿窬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
云門邊小竇音與一音豆余弟和貴云皇侃邢昺
本皆作窬集解載孔安國注窬窬牆也皇氏義疏曰
傳云窬門珪窬窬竇也則穿窬乃鑿孔小盜字當从
穴音豆論語陽貨孟子盡心下皆當作穿窬俗本往
往多誤今陸氏作踰經典籍釋文考證云讀為孟子
踰東家牆之踰非是

孟子盡心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
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

乎爾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沉絕筆於獲麟也朱手訓
於爾訓此無乎爾有乎亦無有乎爾宋孫氏爽音義云陸正孟子
明以自任語若今本上下四句各一行字徒作決絕
之詞大非子與氏平日口吻是當從陸善經本又宋
趙卿章句云然而世謂之無有此巧天不欲使我
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
者也則亦朱趙卿章句云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
也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
者歎而不絕之辭則趙所見本與今同

詩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毛傳愠怨也釋文及注
疏本皆作怒也非是幸孔氏正義尚作怨字李善注

文選張平子思立賦引柏舟詩注曰愠怨也論語人
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江寧教授錢學源云
愠怨聲蓋俱合何晏訓作怒者非又說文心部本作
愠怨也見詩絲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詩傳
正合而徐鼎臣本亦改為怒字古義湮沒此類不少
趙卿章句盡心章句下愠于羣小怨小
人聚而非議賢者也亦訓愠為怨
詩斯干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
噲噲猶快快寬貌噦噦猶媚媚明貌正義曰冥幼本
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
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

文

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素以廣言之曰噲噲其
其正以深言之曰噦噦其冥毛傳長也當從崔靈恩
音直良反謂室之寬長故箋云噲噲寬貌王肅音丁
大反非其傳幼也當從陸孔所見本作窈也崔音香
謂室之深窈室窈者多闇而斯室則窈而明故箋云
噦噦明貌王肅作幼非也爾雅本作冥窈也漢樊光
習三家詩今注冥窈而引詩噦噦其冥是魯韓義與
毛同以冥為窈孫叔然後亦是窈字故云深闇之窈
王肅好與鄭難因改傳以誣毛謂二句言宣王之臣
長者少者考此章正言宮室何得忽及其臣且毛傳

之作窈有崔靈恩集注可據爾雅之窈有樊孫等注
可據而許氏說文亦本作冥窈與爾雅毛傳正合今
冥幽也非乃肅敢輒改作幼誣妄甚矣晉郭景純鮮通古
義不從樊孫而從王肅深可取笑孔冲遠雖知冥窈
實安而困於未達毛傳正長之旨因據王注為毛說
雖曰限於不自知亦深違蓋闕之義矣

○今人所奉文昌星乃北宮斗宿六星而非中宮北斗
文昌宮六星所奉魁星乃斗宿六星之首二星而非
中宮北斗魁首及西宮奎宿十六星何以言之南斗
為廟古者賞爵祿於廟故南斗主進士薦賢良授爵

祿又主壽士類所以尊禮之文昌宮天之六府較南
斗為尊其職尤大六星一曰上將建成武二曰次將
正左右四曰司命主災咎五曰司中主左理是所主
與斗宿不同故斗宿主文而文昌帝宮主武今制軍
禮祀文昌星正此又斗宿主壽而文昌宮司命主災
咎亦異惟三曰貴相理文緒六曰司祿賞功進士與
南斗職司相涉俗人因號斗宿曰文昌以美其名道
家文昌孝經有南斗文昌之言此其明證也書堯典
禋于六宗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鄭康成注皆以文昌宮第四第五星當之可知文昌

宮乃天神之尊者古帝王俱為崇祀非列宿可得而
擬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魁羹斗也从斗鬼聲鄭注
禮記檀弓不為魁云魁猶首也蓋魁字因斗成文其
訓為首故北斗七星之首曰魁南斗六星之首亦曰
魁或舍魁言奎是未識魁字从斗訓首之首矣史正
義及晉志言南斗六星南二星為魁一名天梁文昌
孝經言南斗所屬有魁星則今魁星為南斗之首無
疑若北斗七星書所謂璇機玉衡以齊政也廿氏云
人君號令之主且較文昌宮為尊而第一名天樞第二
名後第三名機第四名權又各有本名無容一魁星

而有四名如以北斗之魁為今魁星而屬於文昌不
失其尊卑之次乎至西方奎宿十六星此天之武庫
主兵而不主文有歷代史志可據謂奎壁為圖書之
府者文人相傳不經之談實無所本顧寧人以奎為
文章之府誤一不知本當作魁而云改奎為魁誤二
魁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而云奎為北方玄武七宿
之一誤三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摠為之魁而云魁
為北斗之第一星誤四首謂之魁古覽云魁士名人
何嘗非佳語以為古文尚書有殲厥渠魁之言而病
其不雅俊誤五今采錄經史舊文作北斗七星文昌

宮六星考第一斗宿及魁星考第二奎宿考第三辟
宿考第四而附以顧寧人日知錄以證余言

史記天官書中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橫連也

斗之中夾魁杓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

日傳云斗第七星法大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

羊建者徐廣曰星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

夜半亦年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云

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斗為帝車運

於中天臨制四鄉漢書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私節

夾 寅

夾

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載匡六星音灼日似匡也故曰載匡也

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

司中漢書作司中六曰司祿漢書作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宰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音蘇林曰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

外為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為天矛漢書天文志同

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機第四權

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音至第四為魁第五

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

衡屬杓魁為璇機杓均云殷當也說文云杓斗柄音

鉤

正廷反即招搖也文耀音鉤云文昌宮為天府孝經援

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轉拂並居以成天

象故曰文昌宮春秋元命苞曰上將建威武次將正

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

主左理也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

階三台也台星凡六異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

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

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

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 廿九星經上北斗七星為之七政天之諸

北

侯亦為帝車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齊七政
 斗為人君號令之主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
 第一名天樞第二名璇第三名璣第四名權第五名
 衡第六名闔陽第七名瑤光文昌六星如半月形在
 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宮其六星各有名色黃
 光潤則有天下安萬物成 晉書天文志上中宮北
 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
 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
 為璇璣為地璣為人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
 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一至

火

四義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
 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操光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
 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
 ①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
 曰殺星主中大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
 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
 主西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
 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
 為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事成
 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疆杓

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
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
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
將南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
隸賞功進士五曰司命司怪大史主滅咎六曰司中
司寇大理佐理實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
太微一曰天柱^①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
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
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
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

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
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如卿大夫下階上
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注鄭司農云司
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
第五第四星或^帛能上能也釋曰先鄭云司中三能
三階也考案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
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
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宮第四曰司命
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後鄭云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
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
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次也
云或曰中能上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引此
以破先鄭也尚書堯典禋于六宗而君則以此星也
辰也司中也司也風師也六者為六宗禮記曲
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曰
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七按光第一至第四為
魁五五至第七為標案此標光則招搖也在下云端
者明魁以上為首標則以下為端也

史記天官書中宮衝殷南斗張守節正義南斗一星
為天廟丞相大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有
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
府庭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又天官書北
宮南斗為廟漢志同正義南斗六星在南也 廿氏
星經下斗宿中六星主天子壽命亦云宰相薦祿
之位一名天斧當作二名天關三名天機大明王道
和平將相以宰同心帝命壽天下安 晉書天文志
上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襄賢進士
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央二星

天相也北二相天府庭也亦為壽命之期也將有天
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玉道平和爵祿行 宋書
天文志一大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占曰斗主爵
祿國有大憂又天文志二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
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為喪有赦天下受爵祿
史記天官書西宮奎曰封豕漢書作豨為灌漑婁為聚眾
漢書天正義奎十六星婁三星為降婁於辰在戌魯
之分野奎天之府當作武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
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為吉婁為苑牧
養犧牲以共郊祀亦曰聚眾 律書奎者主鑿鑿殺

萬物也奎而歲之徐廣曰奎一作婁按集韻婁之
物奎星之主武取此名也說文奎兩解之間故為海
瀆之象又為歲也

續漢書天文志中奎主武庫兵又五行志六同晉書天文志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

以兵禁暴又之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

將欲其明婁 主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

亦言天文志二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占曰奎

為魯穴為庫兵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

在奎占曰為兵喪奎又為邊兵 後漢書蘄竟傳奎

為毒螫主庫兵李巡注降婁白虎宿也也李賢注春

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爾雅釋天降婁奎

婁也李巡注降婁白虎宿也見一切經音孫炎注降

下也奎為清瀆故稱降也見春秋正義禮記月令仲

春之月、在奎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正義降降

也婁斂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斂

史記天官書二宮其南有象星曰羽林天軍西為壘

或曰戢漢書天文志正義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

散在壘辟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之兵壘辟陳十二星

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占之非故兵起將軍死

也凌穉隆評林余有丁曰晉書天文志注言下有夷

壁二星按北宮有壁星當是此太史公云東壁以里

壘壁為壁和石氏曰東壁主文章圖書府故置壘壁以

衛後黃帝占曰東壁失色大小不同則王者好武

經士不用圖書隱藏天下咸愚廿氏星經下辟宿

東辟宿東辟一星主文章圖書也事類賦天部東辟

星經曰東辟八子圖書之祕府也用則圖書身道術

行小人退君子入若不然天子好武賤又士賢人隱

進甲子羽林軍星四十五星壘辟十二星並在室南主

翼衛天子之軍晉書天文志北方東辟二星主文

章天下圖書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
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官在

在二十八宿之外者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
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辟陣十二星在斗北
羽林之垣也主軍衛為營壘也爾雅釋天輶甯
之也然也東漢也李巡注營室東辟北方宿名
秋正

日知錄今人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章
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
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為北
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
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

帥

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八典又人
榜前五名為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游俠
傳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
杓之本也淮南子注斗第一星至第四故言根本者
皆云魁說文斗美斗也趙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
首皆謂之魁見於經者書於征之鐵厥渠魁記曲
魁魁主人能則執兵而信其後然則五魁之
名豈不語魁白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魁之意要
非雅俊之目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魁如
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

者絕少左傳有鄒野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人殺燕將張魁

鄭康成注禮記招搖在上招搖星在北斗杓也

大史入天書孔冲遠失檢以搖光為招搖其甚大

官祭祀司中司命官從後鄭說為文昌

官不得以上台中亦有司中司命之

辨而岐指之仲援風俗通祀典篇亦同康成說天

官書曰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武陵太守星

傳同康成注周禮亦四為司命五為司中春秋元命

苞四為司祿在司命司中之上晉志本之與天官書

等微異漢書四曰司命與天官書星傳門豈也

祿在第五六為司災而無司中是不特與大宗伯天官書

與元命苞及晉志俱不合案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則司命即司

災晉志司命下云司怪主滅咎是也今別出司災而無司中非是豈

班孟堅學術反在唐人所修晉書下乎此必後人妄改班志

文當與史記司志一曰司中司中二字毛本在四曰司祿之

旁行而錯入奎婁本二宿以同

亦故連文稱之一婁陷謂奎奎為溝

瀆前降下故爾雅釋天鄭注月令皆以奎婁為溝

北宮壁宿天臣書以為壁壘余有丁之說是也則

武後人誤以屬文與言奎正同嘉定錢氏撰史記者異言天官書北方七宿

不及東壁蓋傳寫失之然漢志與馬書文同亦無東
東壁豈俱轉寫失耶按壁壘謂軍營之壘壁也
壁主此軍也西為壘下曰歲星與營之東壁晨
出有應見東壁太歲在甲寅鎮星
北也天文志亦軍西為壘或曰成與此文正同星經
有東壁文章圖書而又有壘壁十二星晉志以東壁
為天下圖書之祕府又有壘壁十二星在二十八宿
外與史記漢書不合蓋晉書唐人所脩而星經或出
後人掇集殆未足深信羽林軍四十一

殿

並同經載星圖亦四十五而史正義引某氏注爾
孰是因文有連涉附考及之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
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雅即樊光也其引詩多與毛轉不同蓋宋魯詩今彙
錄之而證毛詩不特樊之異於毛者可見即毛之不
與樊同而俗誤同之者亦見矣釋詁篇墳天地大
也其首此見畫盤正義而毛詩魚
引詩云天廡妃而毛詩皇矣作天立也注
非誤直厚也注引詩云俾爾直厚按替夫論典文
除直字正與此合又何福作福者毛詩山有樞子
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揚之水既見君子云何不喜而

隸釋石經魯詩作胡不日豉豉云胡不喜蓋毛詩何
字也詩多作胡然則潛六論引乃魯詩也詩也

而毛詩天保作何爾單厚柔安也注引詩云

神无詩遇作懷濡百神釋文云柔本濡正義
作濡

于云民之攸詩詩河酌作民之攸

此詩云濕此羣醜鄭鄭云屈治也釋

反則亦讀為與而毛詩泮水作屈此羣醜韓韓詩

亦作屈云收也釋釋言篇祺祥也注引詩云維周之

祺而毛詩維清作維周之禎釋釋文云祺本又作禎音

本集注祺字洵均也注引詩云莞彼桑柔其下侯洵

而毛詩桑柔作莞彼桑柔其下侯洵

浙也焯焯氣也注引詩云釋之滄滄文

亦詩燕之焯焯而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燕之浮浮

儻儻嘒嘒兩兩雁禍毒也爾爾雅釋儻儻文文注注引詩

云攸攸我里而毛詩十月之交作悠悠我里傳傳悠悠

亦不釋草箒矣築其莖茹注引詩云有蒲與茹而

毛與與蒲荷釋大大疏木符婁注引詩

木疾用無木木詩詩而而毛詩小

不疾用無疾疾釋獸管水水磨磨北

廣注引詩云彼中原其麋孔有按鄭箋云下

與鄭鄭注儀禮士昏禮食禮及禮記郊特牲

皆引魯詩素衣朱綃而菱毛註物之水云繡當為綃

箋皇矣侵阮祖共以阮祖一國正義引張融謂
 魯詩之義如此又注禮言行之所引先君之思以畜
 寡人以爲衛社習詩而注三禮及箋毛詩
 此從張所謂魯詩局之是也而毛詩
 目見口孔有躬鼠
 夫文與毛同而者不隸
 氣躬鼠而毛詩魏

拜經日記卷四



